

· 第二辑 ·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百万英镑

(美) 马克·吐温 著 胡春兰 侯明古 译

Dazhong Congs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0360292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

1712.44

52

(美) 马克·吐温 著

百万英镑

胡春兰 侯明古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万英镑/(美)马克·吐温(Twain, M.)著;
胡春兰、侯明古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1

(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

ISBN 7-5033-1012-X

I. 百… II. ①马…②胡… ③侯… III. 小说
-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40千字 印数:1—7000

定价:8元(膜)

致 读 者

世界文学名著以其自身的不朽价值和艺术魅力受到世人的喜爱，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便常常形成热点。本社组织翻译出版这一套“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绝非想赶风潮凑热闹，也非瞅着这块市场有什么大利可图，是市场的现实和读者的愿望引起我们一番思考后采取的一个举措。

世界名著，因其经典，配以豪华装帧，出版“珍藏本”、“礼品本”顺理成章；然以目前人民大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准，收藏图书者、以书送礼者，在读者中能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世界文学殿堂中，经典作家多如繁星，经典作品浩如烟海，以工程式的鸿篇巨制“文库”、“套书”出版当无不可；但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生、青年，个人有这种购买能力者、有时间通读者，又会有多少？“大众丛书”的出版正是基于这些考虑。

大众，开宗明义即人民大众。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我们的出版工作也是为人民大众的。策划者为这套丛书刻意设计了一个类似商标的标志，图案是一只眼睛；瞳仁由

“D”和“Z”（即“大众”二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其含义无庸赘述。这一标志概括了这套丛书的出版主旨，我们给它定的位置是：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名家翻译，高品位，低价格，面向大众，面向学生，面向社会青年，面向工薪阶层。

“大众丛书”拟从世界范围内遴选 50 位经典作家，从每位作家的著作中精选其最有代表性的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名篇结集，一位一册。图书定价比现时市场的通常书价标准下降 30%，把出版社的利润直接让给读者，我们希望通过出版这套丛书，使更多的读者以尽量少的投资，花尽量少的时间，尽量多地欣赏到世界优秀文学名著。

但愿广大读者能接受我们的一点微薄心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前 言

什么是幽默？问一千个人，也许有一千个答案。但是，大家在需要幽默的时候，几乎总会想到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本名萨缪尔·朗荷思·克莱门斯，183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十二岁以后独立谋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其中包括密西西比河汽船上的引水员。1863年，他在内华达当记者时，开始用“马克·吐温”的笔名写作，这个名字源于密西西比河上的船员测报水深的用语。1865年，马克·吐温在旧金山把加州金矿流传的故事加工成《卡县名蛙》。短短几个月里，马克·吐温的名字随《卡县名蛙》传遍了文坛。

1870年，马克·吐温与奥丽维娅·兰登结婚，婚后不久即迁居康涅迪格州哈特福德。马克·吐温在70和80年代的重要作品大都是在那里写成的，其中包括他的长篇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从8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叶，马克·吐温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生意受挫，丧妻丧女。《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晚年的马克·吐温文名愈盛。1907年，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平素一袭白衣的马克·吐温红袍加身，登上了荣誉的顶峰。三年之后，当明亮的哈雷彗星扫过苍穹的时候，这位文坛巨匠辞别了人世。

马克·吐温是一位划时代的作家，他终结了新英格兰作家对美国文坛的统治，使美国文学真正摆脱了附庸地位。在马克·吐温平易而又富于表现力的语言风格面前，原本神圣不可动摇的欧洲文学传统突然变得像《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当中的那袋“金币”。对美国风格、美国气派的执着追求使马克·吐温超越了一大批同时代的平庸幽默家，也对后起的海明威和福克纳这些美国文坛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克·吐温的笔有一种点石成金的魔力，能使粗俗的市井生活变得意味隽永，耐人咀嚼。

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快得让你来不及眨眼，蛤蟆就噌地照直跳起来，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扑嗒”落在地上，拿后腿抓耳挠腮，没事人似的，好像觉得自个儿比别的蛤蟆也强不到哪儿去。（《卡县名蛙》）

在《卡县名蛙》中，马克·吐温驾驭语言的才能、塑造性格的本领、政治讽刺手段（作品中小斗狗和跳蛙分别与当年美国两大党头面人物同名）都天衣无缝地溶化在一篇赌徒轶事当中。作品中举重若轻的幽默展示了他透彻的洞察力，让我们不由想起一句中国人的老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在《卡县名蛙》这样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马

克·吐温对人类性格的一种轻松乐观的职业兴趣。随着 19 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心理从希望走向幻灭，以及个人生活的变化，马克·吐温的作品变得沉重起来，他用犀利的讽刺笔触剥开金钱在人生中留下的蚀痕，使孔方兄面前的一副副嘴脸跃然纸上：

他笑着接了过去，这是那种无处不在的笑容，笑里有皱，笑里带褶，一圈儿一圈儿的，就像往水池子里面扔了一块砖头；可是，只瞟了一眼钞票，他的笑容就凝固了，脸色大变，就像你在维苏威火山山麓那些平坎上看到的起起伏伏、像虫子爬似的凝固熔岩。（《百万英镑》）

马克·吐温的笔触固然犀利，但马克·吐温决不缺乏一个智者的同情心。他解剖人性的弱点，不单是为了暴露人性的丑恶。对于《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中那对良心未泯的长者，《三万元遗产》中那对“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夫妻，我们笑过之后，感到的是悲悯，而不是鄙视；因为，有谁敢说在这些人物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自己的影子呢？

马克·吐温只靠他的幽默就足以赢得世界声誉，这在文学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更何况，他不只会幽默。

侯明古

1998 年 4 月

MU 目

LU 录

致读者..... (1)

前 言..... (1)

卡县名蛙..... (1)

百万英镑..... (8)

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35)

三万元遗产 (99)

案中案..... (136)

卡 县 名 蛙

一个朋友从东部来了信，我遵他的命去拜访了好脾气、爱絮叨的西蒙·威勒，打听我朋友的朋友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的下落。这件受人之托的事究竟结果如何，我来做个交代。事后我心里嘀咕，这位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是瞎编出来的，我朋友根本就不认识此人。他准是琢磨着：只要我向老威勒一打听，就会让他联想起那个厚脸皮的吉姆·斯迈雷来，赶快打开话匣子把那些又臭又长、和我毫不相干的陈年旧事抖搂出来，把我烦死。要是我朋友存心这么干，那他真是做对了。

我见到西蒙·威勒的时候，他正在破破烂烂的矿山屯子安吉尔那座歪歪斜斜的酒馆里，靠着吧台旁边的炉子舒舒服服地打盹。我注意到他是个胖子，秃脑门，一脸安详，透着和

气、朴实。他站起身来问了声好。我告诉他，朋友托我来打听一位儿时的密友，这人叫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也就是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听说这位年轻的福音传教士曾在安吉尔屯子里住过。我又加了一句：要是威勒先生能告诉我这位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的消息，我将感激不尽。

西蒙·威勒把我逼到墙角，拿自己的椅子封住我的去路，然后讲了一通下面段落里那些枯燥无味的事情。他脸上不露一丝笑意，眉头一皱不皱，从第一句起，他用的就是四平八稳的腔调，没有变过。他绝不是生性就爱唠叨；因为他收不住的话头里透着认认真真、诚心诚意的感人情绪，这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按他的想法，别管这故事本身是不是荒唐可笑，他可是把讲故事当成一件要紧事来办，而且对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智谋超群。我听凭他按照自己的路子讲下去，一直没有打断。

列昂尼达斯神父，嗯，列神父——嗯，这里从前倒是有过一个叫吉姆·斯迈雷的，那是四九年冬天——也许是五〇年春天——不知道怎么闹的，我记不太清楚了，总归不是四九年就是五〇年，因为他刚来到屯子的时候，那大渡槽还没造好呢；别的不说，要比谁最古怪，他算得上天下第一。只要能找到一个人愿打赌，他就赌，碰上什么就赌什么。别人要是不愿赌黑，他就赌黑；别人不愿赌白，他就赌白。不管怎么样，别人想怎么赌，他都陪着——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赌得起来，他就舒服了。虽说这样，他照样有好运气，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十有八九总是他赢。他老惦记找机会打赌；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有人提出来，不管你的注往哪一边下，他都照赌不误，这些我刚才都告诉过你啦。赛的要马，收

场的时候他不是赢得满满当当，就是输得一干二净；如果斗的是狗，他赌；斗的是猫，他赌；斗的是鸡，他还赌；嘿，就算有两只鸟落在篱笆上，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屯子里聚会他必到，到了就拿沃尔克牧师打赌，他打赌说，沃尔克牧师布道在这一带是头一份；那还用说，他本来就是个好人么。要是他看见一只屎克螂朝哪里开步走，他就跟你赌它几天才能到——不论到哪儿都行；只要你接茬，哪怕是去墨西哥，他也会跟着那只屎克螂，看看它到底去不去那儿，路上得花几天的时间。这儿的小伙子好多都见过斯迈雷，都能给你讲讲这个人。嘿，讲起他的事来可是绝对重不了样——他不论什么都赌——那家伙特有意思。有一回，沃尔克牧师的太太病得不轻，有好几天的工夫，眼看着她就没救了；可一天早晨牧师进来了，斯迈雷站起来问他太太怎么样，他说，她好多了——全凭主的大恩大德——看这势头，有主保佑，她能缓过来；还没等他讲完，斯迈雷来了一句：“这样吧，我押两块五，赌她缓不过来。”

这个斯迈雷有一匹母马——小伙子们都管它叫“一刻钟老太太”，这话损了点儿，它跑得当然比这快一点儿——他还经常靠这匹马赢钱呢。因为它慢慢吞吞的，不是得气喘，生瘟热，就是有痨病，以及这一类乱七八糟的病。他们总是让它先跑两三百码，可等到了终点跟前，它就抖起精神，拼了老命，撒欢跑蹶子；四只蹄子到处乱甩，甩空了的也有，甩偏了踢到篱笆上的也有，弄得尘土飞扬，再加上咳嗽、打喷嚏、擤鼻涕，闹闹哄哄——赶到裁判席前头的时候，它总是比别的马早一个头，早得刚好让人能看明白。

他还有一只小斗狗，光看外表你准以为它一钱不值，就

配在那儿拴着，一副贼溜溜的样子，老想偷点什么。可是，一旦在它身上下了注，它转眼就变了一条狗；它的下巴颏往前伸着，就像火轮船的前甲板，下槽牙都露了出来，像煤火一样放光。别的狗抓它、耍弄它、咬它，接二连三地给它来背口袋，可安得鲁·杰克逊——这是那条狗的名字——安得鲁·杰克逊老是装着没什么不自在的，好像它原本就没有别的盼头——押在另一边的赌注翻了倍再翻倍，一直到再没钱往上押了；这时候，它就一口咬住另一条狗的后腿，咬得死死的——不啃，你明白吗，光咬，叼着不动，直到那狗服软，哪怕等上一年也不要紧。斯迈雷老是靠这条狗赢钱，直到在一条没后腿的狗身上碰了钉子，因为那狗的后腿让锯片给锯掉了。那一次，两条狗斗了好一阵子，两边的钱都押完了，安得鲁·杰克逊上去照着咬惯了的地方下嘴的时候，当时就看出自个儿上当了，看出它怎么让别的狗给涮了。怎么说呢，他当时好像是吃了一惊，跟着就有点儿没精打采，再也没有试着把那一场赢下来；他让人骗惨了。它朝斯迈雷瞧了一眼，好像是说它伤透了心，这都是斯迈雷的错，怎么弄了一条没有后腿的狗来让它咬呢，它斗狗本来靠的就是咬后腿嘛；后来，他一瘸一拐地溜达到旁边，倒在地上就死了。那可是条好狗，那个安得鲁·杰克逊要是活着，准出了名了，胚子好，又聪明——我敢担保安得鲁·杰克逊有真本事；他什么场面没经过啊。一想起它最后斗的那一场，一想起它的下场来，我鼻子就发酸。

唉，这个斯迈雷呀，他还养过拿耗子的狗、小公鸡、公猫，都是这一类的玩艺儿，不论你拿什么去找他赌，他都能跟你兵对兵，将对将，让你赌个没完没了。有一天，他逮着

一只蛤蟆带回家去，说是要好好训一训；足足有三个月，他什么事都不干，光呆在后院里头教那只蛤蟆蹦高。果不其然，他把蛤蟆训出来了。只要他从后头点蛤蟆一下，你就看吧，那蛤蟆像翻煎饼一样在空中打个转——兴许翻一个筋斗，要是起得好，也许能翻两个，然后稳稳当地爪朝下落，就像一只猫。他还训那蛤蟆逮苍蝇，勤学苦练，练得那蛤蟆不论苍蝇飞出去多远，只要瞧得见，回回都能逮得着。斯迈雷说蛤蟆特爱学习，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嘿，我就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快得让你来不及眨眼，蛤蟆就噌地照直跳起来，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扑嗒”落在地上，拿后腿抓耳挠腮，没事人似的，好像觉得自个儿比别的蛤蟆也强不到哪儿去。别看它有能耐，你还真找不着比它更朴实，更爽快的蛤蟆了。只要是从平地上规规矩矩地往上跳，它比你见过的所有蛤蟆都跳得高一个身子。从平地往上跳是它的拿手好戏，你明白吗？只要比这一项，斯迈雷就一路把注押上去。斯迈雷把他的蛤蟆看成宝贝；要说也是，那些见多识广的老江湖都说，从来也没见过这么棒的蛤蟆。

斯迈雷拿一个小笼子盛着那蛤蟆，时不时地带着它逛大街，设赌局。有一天，一个汉子——他是个外乡人——到电子里来，正碰上斯迈雷提着蛤蟆笼子，就问：

“你那笼子里头装的是什什么呀？”

斯迈雷冷着脸说：“它也许该是个鹦鹉，也许呢，该是只雀儿；可它偏不是——它是一只蛤蟆。”

那汉子拿过笼子，转过来转过去，细细地瞅，说：“嗯

——原来是个蛤蟆，它有什么特别的呀？”

“噢，”斯迈雷不紧不慢地说，“它就有一件看家的本事，要叫我说——它比这卡县地界里的哪一只蛤蟆蹦得都高。”

那汉子拿过笼子，又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半天，才还给斯迈雷，慢慢吞吞地说，“是嘛，”他说，“我也没瞧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能好到哪儿去。”

“你也许瞧不出来，”斯迈雷说，“对蛤蟆，你兴许是内行，也兴许是外行；兴许是个老把式，也兴许不是；这么说吧，兴许只会看个热闹。别管你怎么看，我心里有数，我赌四十块钱，敢说这蛤蟆比卡县随便哪一只蛤蟆都蹦得高。”

那汉子琢磨了一会儿，有点儿作难：“呃，这儿我人生地不熟的，也没带着蛤蟆；要是我有一只蛤蟆，准跟你赌。”

这时候斯迈雷说话了：“好办——好办——只要你替我把这笼子拿一小会儿，我就去给你逮一只来。”就这样，那汉子拿着笼子，把他的四十块钱和斯迈雷的四十块钱放在一起，坐下等着了。

这汉子坐在那儿想来想去，想了好一会儿，然后从笼子里头把蛤蟆拿出来，扒开它的嘴，自己掏出一把小勺来，给蛤蟆灌了一肚子火枪的铁砂子——一直灌到齐了蛤蟆的下巴颏——然后把蛤蟆放到地上。斯迈雷呢，他上洼地的烂泥里头稀里哗啦趟了一气，到底逮住个蛤蟆。他把蛤蟆抓回来，交给那汉子说：

“行了，你要是准备好了，就把它跟丹尼尔并排摆着，把他的前爪跟丹尼尔的放齐了，我喊个号。”然后他就喊：“一——二——三——蹦！”他和那汉子从后边点那两只蛤蟆，那只新来的蛤蟆蹦得特有劲，可是丹尼尔喘了一口粗

气，光耸肩膀——就这样——像法国人似的。这哪管事儿啊；它动不了，跟生了根一样，连挪挪地方都办不到，就像抛了锚。斯迈雷又纳闷，又上火；当然啦，说什么他也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

那汉子拿起钱就走；临出门了，他还拿大拇指在肩膀上头指指丹尼尔——就像这样——慢慢吞吞地说：“我也没瞧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好到哪儿去嘛。”

斯迈雷呢，他站在那儿抓耳挠腮，低着头把丹尼尔端详了好一会儿，最后说：“真闹不明白这蛤蟆怎么栽了——闹不明白它犯了什么毛病——看起来，它肚子胀得不轻。”他揪着丹尼尔脖子上的皮，把蛤蟆掂起来，说：“它要没五磅重才怪呢！”蛤蟆头朝下，吐出满满两大把铁砂子来。这时候斯迈雷才明白过来，他气得发疯，放下蛤蟆就去追那汉子，可再也追不上了。

（这时候，西蒙·威勒听见前院有人喊他的名字，就站起来去看找他有什么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扭头对我说：“就在这儿坐着，老客，歇会儿——我一转眼就回来。”

不过，对不住了您呐，我想，再往下听牛皮糖吉姆·斯迈雷的故事，也打听不到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消息呀，于是我拔腿就走。

在门口，我碰上了那个见面熟的威勒回来了，他拽着我又打开了话匣子：

“哎，这个斯迈雷有一头独眼龙母黄牛，尾巴没了，光剩个尾巴橛子，像一根香蕉，还有——”

可我既没功夫，也没这个嗜好；还没等他开讲那头惨兮兮的母牛，我就走了。

百万英镑

二十七岁那年，我正给旧金山的一个矿业经济人打工，把证券交易所的门槛摸得清清楚楚。我是只身混世界，除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身清白，就再也没什么可依靠的了；不过，这反倒让我脚踏实地，不做那没影儿的发财梦，死心塌地奔自己的前程。

每到星期六下午股市收了盘，时间就全都是我自己的了，我喜欢弄条小船到海湾里去消磨这些时光。有一天我驶得远了点儿，漂到了茫茫大海上。正当夜幕降临，眼看就要没了盼头的时候，一艘开往伦敦的双桅帆船搭救了我。漫漫的旅途风狂雨暴，他们让我以工代票，干普通水手的活儿。到伦敦上岸的时候，我鹑衣百结，兜里只剩了一块钱。连吃带住，我用这一块钱顶了二十四个小时。再